



长风出版社

# 野魂

张品著



野  
魂

林家品 著

(京)新登字 145 号

长颈鹿丛书

野    魂

林家品  著

---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怀柔东晓印刷厂

开    本：787×960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0000 册

版    次：1992 年 4 月第一版

199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08-0974-3/I·229

定    价：4.80 元

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州），南接邵（州），其西则辰（州），其北则鼎澧（州）。

——《宋史·梅山蛮峒传》

……太平兴国六年，发潭州兵破之，置五寨以控御诸蛮。宋神宗熙宁五年，大将章楶经略梅山，析其地为二，以下梅山为安化，隶潭州；上梅山为新化（王化之一新也），隶邵州。

——《同治·新化县志》

# 序

王焕明

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野魂》竟是如此厚实而凝重，竟似一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将享有锦都之称蕴藏着许许多多谜一样的故事的锡矿山的兴衰演变发掘得如此淋漓尽致，使你不能不随着这轴历史画卷的展开，进入具有独特风情的梅山地域中去，于粗犷的号子、放荡的山歌、哀怨的窿洞之音中，为在锡矿山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神秘而又纯朴、蛮荒而又繁华、贫穷之极却又是寸土寸金的土地上生存着、奋斗着、抗争着一个又一个特色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极富立体感的人物而感叹、吟哦、悲泣……

《野魂》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以焰胡子、荷叶嫂为首的矿工群像，还是杨贤楚、晏轩耕等矿工群像，抑或是希图以教育救国的武先生、赛英，冀望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邹子宇，就连六姨太、梅子，甚至并未正式出场的杨贤楚的生父、那位荒唐的秀才，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作者透

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出的真实可信的人物，是生活本身所造就的，地域文化所赋予的，时代特征所影响的。这些人物一活动起来，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他们彼此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相互制约又相互依附的关系……他们赖以生存、企图发展的地域是封闭型的，却又和整个时代、整个政局、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形势紧密相关，作者紧紧把握住了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之间的契机，增强了作品恢宏的气势，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真谛。

曾经拥有十万矿工之众，年总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强的锡矿山，实在可视为旧中国的一个缩影。一个顽强如大山倔犟如砍不断烧不干呼啸奔腾的大江的民族，一个自有其生存发展规律、叩响着秦砖江瓦、“阳关三叠”、丝竹声声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既傲视于世界之林，又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其历史原因究竟何在？出路究竟在哪？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野魂》提供了形象而深刻的思考。

据我所知，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只有已故老作家蒋牧良以锡矿山为题材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而矿藏之富、锑质之优、产量之大、成本之低，向为世界之冠，久享世界锑都美誉的锡矿山，应该为优秀的作家们提供了一块富裕的创作园地。林家品，这位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乡土特色

见长，以挖掘地域文化，对历史文化纵深面的思索见长，以对民族文化在特定地域的积淀的了解见长，并显示出极大的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在任民兵史主编搜集资料时，看准了这块生活宝藏。他以敏锐的眼力，以置身于历史生活洪炉攫取生活提炼生活的清醒的现代意识，以数年如一日一丝不苟的辛勤劳动，创作出了这部可称之为锡矿山立传的史诗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代文学工业题材的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省总工会的负责人，作为作家的朋友，我由衷地为工人出身的林家品的创作成就高兴。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以异常坚实的足迹登上文坛的。他生活经历丰富，知识面广，创作的路子宽，对艺术的追求执著。他擅长于写大山，因为他生于山区，又下过乡，对大山有着一种深沉的爱；他擅长于描写矿山人物，因为他长在煤矿，本身就是煤矿工人中的一员……我相信，他会利用生活赋予他的财富，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巨著。这也是我对工人作家的祝福。听说他创作的另一部反映新时期煤矿生活的长篇即将问世，但愿我能早日捧读。

(作者系湖南省总工会主席)

—

天上没有星星，四周一片漆黑。

一个青年在山间小路上行走。

前后左右尽是山，像无数呲牙咧嘴的怪兽在黑暗中挤攒，争抢着要把青年扑在脚底下，然后用利牙尖齿，把他撕得粉碎一般。那片看不清的天又像只大锅盖，把他盖在乌黑的锅子里，要使他永远走不出这无边的黑暗。十二月的山风，一股一股袭来，“呜……哇”，顺着山腰呼啸而过，像要把一切都拔地而起，席卷而去。那声威，令人毛骨悚然。

青年身上只穿着件单薄的夹衣，肩上搭着一个印花布小包袱。他把包袱移至胸前，两只手臂使劲搂着，以便暖和些。被风割裂得像苦瓜皮一样的两只手交叉插进衣袖里。相互搓着、搓着。他缩着脖子，弯着背，竭力要把自己变小一些，好减少些寒风的袭击。

青年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走，快点走！到了那里就好了，一切就都有了。



终于，转出了山坳，青年看见右前方有两点火星，是鬼火？不对，不对，鬼火是幽蓝幽蓝的，而且会走动；是为了取暖而燃起的篝火？也不像。青年心里猛地高兴极了，那是两盏红灯笼！是的，是的，那是一个街镇，红灯是客店招揽行客的标志。

一出山坳，风就小多了。青年努力加快脚步，那脚却难以迈动，像踩进烂泥滩里一样。奇怪，脚下明明是青石板路，怎么一下就变得稀软稀软了呢？紧张的心情一松弛，满怀希望的地方就在前面，他却分明感觉到，脑壳像烧红的砂罐一样发烫，太阳穴在蹦蹦直跳，那两根青筋就似要挣断了一般。

青年竭力睁大眼睛，看出那街镇的背后，原来也是绵延的群山，突然像天上掉下来无数星星，刚好落在那些山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连起来看竟呈一条弧光。那弧光，其实把青年已笼罩在其中，只是他走出山坳才能看见罢了。仔细看，那是一堆堆燃烧的火，还冒着烟！

青年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噫，奇怪，那刚才看起来像冒烟的火，全不像火了，像一只只饿狼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啊，那些饿狼，已发现了他，发现了他！就要成群结队嗥叫着奔过来，奔过来了……

青年心里还清白得很，他是在赶路。就要到达

那个一切都有的地方了。只需干上三个月，最多半年，就能背上一包袱……一包袱叮当响的银元，然后回到……回到他出来的地方……

快走啊！青年在心里叮嘱着自己。

这条路，这条路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了。是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沿着这条路，上了那被称为寸土寸金的宝山。他们也是这样来的，也是这样上山的。可是，可是今天晚上，怕是碰了鬼，碰上倒路鬼了！怎么这样走不动了呢？怎么好像老是在原地方打转转呢？倒路鬼，一定是被倒路鬼缠住了！对付倒路鬼，他记起老人们讲过的，需脱下裤子，撒一泡尿，然后大声骂娘，骂他祖宗十三代，倒路鬼就会被吓跑了的。他就要脱裤子，就要撒尿，就要骂娘……他却突然两手一松，包袱掉了，接着一头栽倒在地上……

……

他仿佛觉得自己背上压上了一个人，沉沉的，是叉开腿骑在他背上；他似乎看到有片寒光在眼前闪了闪，像明晃晃的尖刀；他硬是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

“妈的，碰上了个干骨头，又是来钻洞子的。”

“给他放血，冲冲身上的晦气！”

“算了，莫污了手，肯定是只瘟鸡公，过不了今夜的，何必。”

“也是，修点德。这小子要不死，不是被‘银菩萨’就是被‘钱坨’拉去卖力，又多了个进钱的货，好了他们。”

“那就问‘银菩萨’，问‘钱坨’讨赏钱，走走。”

……

寒光不见了，复是一片黑暗。青年用力摆了摆头，还好，脑壳还在转动。他明白碰上什么事了，但他奇怪自己为什么毫无还手之力。就两个，两个呀！拼，也得拼那么一下呀！

“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想到吸进一大口凉风，呛得他咳嗽起来。咳嗽一阵接一阵，咳得他只得松开撑起来的手，又仆俯在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火辣辣的；他半边脸贴在冰凉的地上，张开口喘气。好容易平息下来，他弓起身子，额头抵着地，才感觉到全身已是湿淋淋、凉冰冰的了。忽然，他想起来了，包袱，包袱呢？他像弹簧一样猛地弹了起来，又弯下腰，四处摸索。

没有，什么也没有了。

青年直着眼，瞪着那不远处的红灯。

那是安集镇。

青年挣扎着往前移动脚步。然而，“扑通”一声，他又栽倒了。

他的前方，那被称为安集镇的一条长达几里的

猪肠子街，像一条毒蛇蜷伏在黑暗中，那两盏红灯恰似毒蛇的眼睛。毒蛇就要躁动起来，伸缩着毒舌，它要吞噬掉一切敢于走进来的人。

## 二

山雾笼罩着安集镇。

山雾也笼罩着雄踞于安集镇之上、绵延十多里、享有世界锑都之称的锡矿山。

经过大半夜打牌、赌博、酗酒……把自己在山上用血汗换来的银洋全部花光后，寻足了一点乐趣的矿工，蜷缩在小木棚屋里，挤成一堆，大张着嘴，响起了沉重的鼾声。

这是安集镇免费为矿工们提供的住所。一间小木棚屋，分成上下两层，上层像摊贩卖干泥鳅一样排满了男人，下层靠里边，睡了几个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女人，说她们是姑娘也行。反正在这里，姑娘和女人已没有多大区别。男人们挖锑砂，她们就捡野砂，往来于山坡上下，出没于男人们钻的窿洞内外，捡那些废弃下来的锑砂。免不了觑空子也就要捎带几把现成的砂块。管事的称这些女人为“扫屑码子”的，没发现便罢，发现了就要抢篮子，踩烂，然后往山下一丢，还扬起巴掌，喊要放五雷掌打死“扫屑码子”的，其实是要在她们身上得些便

宜，到处摸几把，或者吓住她们，要她们跟着到茅草丛中去。不愿意受这号气的女人就寻找保护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挖梯砂的强者所占有。

男人们弄到了工钱，安集镇为他们准备了花销的场所：烟馆、酒馆、赌场、妓院、戏场……应有尽有，凡是外面大地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安集镇都为矿工们准备好了。谁叫这里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地方呢？

安集镇给矿工们的热情和温馨是世界第一流的。矿工们腰包里揣了几块响当当的银洋，从山上成群结队下来了，整个安集镇就敞开了欢迎的胸怀。

“请，请，大爷、二爷、三爷……福哥、金哥、银哥……”

认识的，不认识的，年老的，年轻的，一概是以尊称相呼。嘴角笑到了耳边，眼睛笑眯成一条缝，脑壳直往下点，身子弯得像弹棉花的弓。

在山上窿洞里缩得像河虾的矿工的身子，此刻挺得笔直了，胸脯还要往前挺出，再挺出。打眼放炮簸箕般粗的手掌叉开，一前一后使劲甩；背篋的肩膀也一个低、一个高上下晃动……妈的，也是该老子们神气一天，也是该老子们享受一天，也是该老子们让你们这班小子们好好服侍一天了！

“一醉似太白，太白美酒香哟！”

“手气发财，一个子儿变仨哟！”

酒馆和赌场是生意最热闹的。

从长沙，从汉口，从宝庆，从大地方学来的招徕顾客的吆喝声，一声比一声高，一句比一句拉得长，最后索性变成了本地的新化山歌调：

牛肚皮地……巴黑毛地……

牛蹄筋地……爆辣椒地……

余汤泥鳅汤中游地……

此时不醉是草包地……

切莫以为牛肚皮巴黑毛是没刨干净，这是此地一大名菜，刨去了黑毛那就没有鲜味了。“没有牛肉不成席”，牛蹄筋更是牛肉中之珍品。夹根余汤泥鳅入口中，滑溜溜的直往喉咙眼里拱，那酒呵，酒呵，酒壶不干非英雄！

赌场门口唱得更有韵味：

滴溜溜一个明钱转地……

白花花一个碗儿盖地……

叮当当银洋就往袋里蹦地……

错过了好时机心里就痛地……

舶来品唱腔不如本地唱腔吸引人，那进酒馆的

醉醺醺出来了，摇摇晃晃，也唱：

锡山的姐姐呵……  
你想上山喔  
锡山的哥哥呵……  
下了山喔  
上山自得我下山难呵  
下山心挂妹娇颜呵  
姐姐呵……  
挂牵我妹妹守空房呵  
……

摇摇晃晃晃进赌场去了。

从赌场出来，拍拍腰，叮当响的全不见了，便骂上一句：

“日你家的！”

烟馆里，这些山上下来的不大去。洋鬼子运进来的鸦片，云南贵州贩进来的大烟，那厉害，他们是晓得的。吸上了瘾，钻不了窿洞，就连这每月一次的享受也得不到了。烟馆里的客人多是包工头、小老板，身份高贵些的。

那妓院门口，气势不一般。屋檐下一字儿挂着六只彩灯，彩灯下排开两列穿红着绿、香气逼人，浓妆艳抹的“姑娘”，笑盈盈等候客人选择。

山上下来的对这个地方颇动心，但往往也是只看看，围着转一转，评头品足一番，给“姑娘”们取些不太雅的外号。奶子大的喊大荷包，个子高的喊长豆角，身子胖的喊毛冬瓜，腿杆子短的喊矮脚猫，臀部圆的叫荷叶锅……这些“姑娘”虽然令人动心，但要价太高，他们觉得划不来，不如捡野砂的女工便宜。

妓院的生意仍是兴隆的，自有那钱多的去光顾。也有那捺不住好奇心的矿工，趁夜深人稀时，走过去，拍拍腰包：没有几个钱嘞。有空闲的“姑娘”不嫌钱少，便半推半就的跟了进去，第二天清早跑出来，连呼“上当，上当！”

原来那“姑娘”睡掉了假发罩，摔落了厚脂粉，是个皮奁奁的“皱皮柑”。

该享受的全享受到了，尽管腰包里再也搜不出一个子儿，但清早那餐饭是不用愁的，安集镇免费供应！虽然米有股霉烂味，是矿主们用来喂马，称为马秣米的，可那是从蓝田，从宝庆，从洞庭湖用船装来的，难免要浸点水，一捻一个坨坨。吃着不要钱的饭，还有什么多话讲呢？菜也是有的，干盐菜莴莴。头天酒醉油水足，现在吃点不放油的干菜，正好醒胃口。

但还是有不知足的，用筷子敲着碗沿，打一声“喔……呵”，又唱：



錫山的哥哥我命好苦哇  
哇……哇  
今朝又吃鹽菜骷哇  
哇……哇  
錫山的哥哥我命好丑哇  
哇……哇  
抬腳又要往山上走哇  
哇……哇  
……

### 三

小木棚下層的女人堆中，開始蠕動起來。

“細女子，還不快起來煮飯，躺尸躺過了頭，小心焰胡子壓死你！”

一個側臥着的女人把身子仰天躺平，擺成大八字的腳順勢踢一下睡在她腳頭的人。

女人宿處的外面角落里，有用土磚架起的灶。跟隨男人們而來的女人的任務之一，就是煮熟這餐不要錢的早飯。吃過後，再跟着男人們上山。男人們的工作是自由的：石工，打一個炮眼，炸下礦石，算一個單班，給一日的工錢；打兩個炮眼，算一大班，給雙班工錢。三十個單班算一個月，得銀